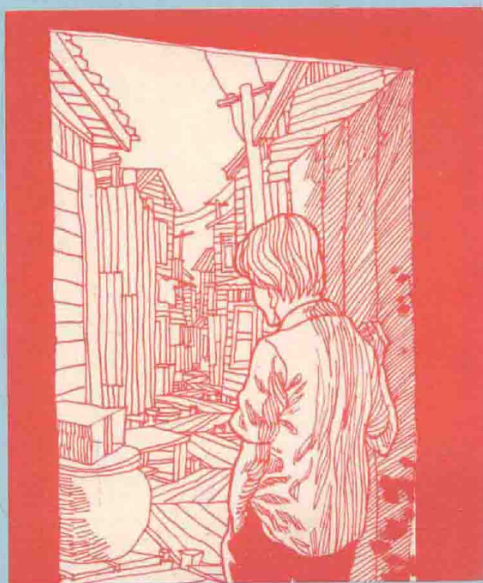




陋巷

巴爾 著

泰國大朋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陋巷 巴爾著



泰國大朋出版公司出版

陋巷

著者：巴爾 插圖：偉和

出版：大朋出版公司

承印：大眾廣告攝影公司

發行：大朋出版公司

泰國藍綠路門牌一〇一之九號

電話二三四九八七一至二

分銷處：曼谷內地各書攤均售

1980年2月1日

目 錄

序言——我所認識的巴爾先生

一 驚聞惡耗

二 救救孩子

三 初踏陷阱

四 晴空霹靂

五 口蜜腹劍

六 一場惡夢

七 十字路口

八 怕見陽光

九 民族美德

十 決心戒癮

十一 黔驢技窮

十二 勝利微笑

跋——

陋巷 巴爾著



泰國大朋出版公司出版

巷 陌

著 者：巴爾 插圖：偉和

出 版：大朋出版公司

承 印：大眾廣告攝影公司

發 行：大朋出版公司

泰國藍綠路門牌一〇一之九號

電話二三四九八七一至二

分銷處：曼谷內地各書攤均售

1980年2月1日

目 錄

序言——我所認識的巴爾先生

一 驚聞惡耗

二 救救孩子

三 初踏陷阱

四 晴空霹靂

五 口蜜腹劍

六 一場惡夢

七 十字路口

八 怕見陽光

九 民族美德

十 決心戒癮

十一 黔驢技窮

十二 勝利微笑

跋——

言序

我所認識的巴爾先生

張永符

當我還在泰國生活的日子裡，由於在東南日報的業務關係，使我有機會認識與交上了巴爾先生這位知己朋友，這也許是一種機緣，或是共同愛好文藝的結果吧？

巴爾先生是目前泰華文化界中堅持業餘文藝創作的知名作家之一，他給我的印象是：人熱情，熱愛文藝創作，醉心於創作實踐活動，有正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願意爲人類的壯麗事業而作出自己的貢獻；他對問題的見解深刻，關心週圍一切事物，對寫作實踐有豐富的經驗，有自己一條獨特的創作道路；在談論文藝與創作問題，往往如江河之水，滔滔不絕，滾滾向前奔流不息，這正如他下筆創作文藝小說時，文思洶湧澎湃，有如浩瀚大海，用之不盡，取之不竭……這與他豐富的生活閱歷，以及堅持學習，堅持業餘文藝創作，不斷加快步伐是分不開的。另一方面，當我還未認識巴爾先生之前，在我的想像中，他一定是一位年青作家，因爲在他所創作的大量小說中，處處流露出青春，活力與戰鬥的氣息，然而，在我與他接觸中，他告訴我畢竟已是六十以上的「老人」了，但是，他的舉止言談，却給人以「年青」的感覺。這可見人的年青與老邁，是不能以年齡爲依據的，因爲有的人，雖然很年青，但是心境已蒼老了，對一切新鮮事物，已不產生興趣，對社會與國家大事，表現了漠不關心的態度；

因爲有些文化人，雖也與他同樣年齡，在過去年代對文化事業方面，曾經有過一番成績，可是現在告老退休了，不再幹那些「爬格子」的玩藝了，更有些人把餘年消磨於個人生活享受中，而讓歲月虛度，但是巴爾先生却是堅持其文藝創作，幾十年如一日，戰鬥在每個日日夜夜，即使是大熱天，抑或嚴寒裡，從不間斷，一直的寫呀寫呀，爲這個時代，爲這個社會，寫出大量有血有肉，鞭撻社會黑暗，謳歌人類光明，具有教育性與啓發性的篇章來，他這種潛心致力於文藝創作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他這種熱愛生活，獻身社會的雄心壯志，是令人敬佩的，也是值得頌揚的。

這些年來，由於時局的急劇變化，我個人的生活也起了很大的變化，我離開報社，轉進商場，後來又爲移居外國而進行爭取，但我仍與巴爾先生保持了密切的聯係，彼此互通聲氣，有時還共同探討問題，從而加深了解和增進友誼，尤其當我處於困難時期，巴爾先生與其他諸友好，都及時對我伸出援手，給我不斷的精神鼓舞，使我感到即使處於如此商業性的社會裡，錦上添花的人固然不少，但是雪中送炭者仍然存在，溫暖尤在人間，希望也在人間；在度過無數迂迴曲折的路程中，我與家人終於獲得移居加拿大的機會，在新的國度裡開始了新的生活，然而，我永遠不會忘記泰國的文化界朋友，與彼此所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關係，我仍與巴爾先生及諸友好保持聯係，我們音訊互通，使我進一步體會了：「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這些詩句的含義。

在現實社會中，賺錢的事業往往與文藝無關，而在泰華社會中，目前能堅持文藝創作的人也若鳳毛麟角，同樣地，能閱讀文藝作品的人也越來越少，最明顯的例子是連一份定期性的文藝刊物也不能維持下去，雖說曼谷有近十份中文報章，但真正擁有

泰華作者的文藝作品，却是寥寥無幾，這雖與客觀環境有關，但也反映了人們不重視文藝與寫文章不值錢的嚴酷事實。這點，巴爾先生在經我的信中便曾不只一次一針見血的憤慨指出：「從那個世紀開始？從來泰華文化人，都不能以寫「文」安家，如果抱有這種夢想的人，那只有去喝「西北風」！他的夢想一定破滅，以至餓死！」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在人們把泰華文藝喻為「文化沙漠」的環境裡，多少年來，泰華文藝工作者，便在這片荒漠上，努力耕耘，排除困難，艱苦奮鬥，創造出了一片片綠洲，我們的巴爾先生便是其中最生動的例子之一。他在信中曾幾次的談到他堅持文藝創作的情况：「早晨五時跑步運動是我每天的必修課程，白天除了做做維持生活的生意之外，就是致力於寫作」。「我利用晚間七時至十一時進行創作活動，因為只有這段時間才能思緒集中，才是我自由自在，海闊天空，在文學領域裡最快樂最活躍最神聖的時刻」，「晚間除了極度疲倦與生病之外，我從沒有停過筆，筆和稿紙已成了我最親密的伙伴。」這是什麼力量在支持着他一直的寫下去呢？他很簡明的闡明：「談到我的寫作問題，我對文藝的興趣，完全是基於正確理論中引據世界觀而確定了我的人生觀。我的文藝的志趣，並不是爲了建立自己小王國的功名，而是基於人生觀世界觀而抱負着一種爲大眾，爲揭發社會黑暗而工作，而去從事艱巨的文藝工作，在我幾十年的奮鬥中，言行與作品的表露，從不會找出一個失敗者，或者灰色的字眼，可惜我並不是一個諂媚於人，阿諛奉承於人，趨炎附勢的文化黑棍，如果是這樣，那麼我的「功」與「名」一定登龍有術……」這個「可惜」應該是反語的妙用，表達了他愛憎分明的感情。

「在我方面，人生行程已至終點，在這階段中，我才知道人生的可貴。但是衰老並不阻擋我的意識，我還照舊，或者還是在「依然」中做我的事業。我的一生行程中，雖然受到了挫折，但是幾十年如一日，我還是澗步向前，永不退縮！」

在我粗略的了解中，巴爾先生已經發表的中篇小說有：「陷阱」、「陋巷」，長篇小說有「湄河之濱」（曾在東南日報副刊連載，未刊完）「就醫」（中篇小說，是為紀念他老伴逝世而作），「祖國行」（長篇遊記），還有幾十篇短篇小說等等，此外，巴爾先生正在反覆構思，醞釀創作一部有四個分集的並以報告文學的形式寫出的長達五十萬字的文藝小說，反映當前國際形勢劇烈鬥爭中，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大題材，并已搜集各方面資料與開始進行寫作。相信他已下了最大的決心，投進了最大的精力，去從事這項艱巨的文藝創作活動，這是一項新的大的文藝戰役，相信他會有信心，有毅力，去打好這一仗，屆時將會為泰華文壇增添新的奇豔，放出鮮豔的異彩！

至於「陋巷」裡所發生的故事，其情節之曲折動人，其內容之教育性、現實性與地區性，其表達手法之特色，相信讀者會從作品中領略到，深深的體會到，所以我不擬佔去太多篇幅，但我却認為「陋巷」能在當前泰華社會出版，這的確是一件值得高興，值得慶賀，值得鼓舞的事。我願這本書的出版，能受到泰華文化界人士的重視，像一顆強力的文藝炸彈，炸起了泰華文藝的火花，喚起更多泰華文藝作者，共同關心與提倡泰華文藝問題，團結起來，携手共澆文藝花，為泰華文藝的繁榮與發展貢獻力量。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我更願巴爾先生健康愉快的生活，再接再厲，寫出更多好的作品來。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宋朝歐陽修「浪陶沙」下半闕詞來：「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今年花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知與誰同？」以此作爲對巴爾先生及諸友好的懷念，並深信在巴爾先生辛勤勞動栽培下的文藝之花，「今年花勝去年紅」，「料得」明年花更好，樂與君同！

一九七九年寫於多倫多中秋之夜



時序到了秋末，南洋雨季已接近尾聲，寒風悄悄地降臨人間，輕輕地抹過人們的臉，使人覺得秋盡冬至矣，可是黃金半島的氣候，乍雨乍晴，一陣驟雨過後，那顆掛在頭頂上的太陽，依然使人感到煩悶，乾燥，灼熱，曾賢的就業選擇，就像曼谷的天氣一樣，晴雨不定，喜厭無常，本來他是一個跑慣碼頭生活的小商人，因為生意冷淡，不合理想，索性拋棄不幹，由同學介紹轉業到內地一家公立的華校任教職，但是拘謹的粉筆生涯，又控不住這頭野馬，學年結束，便辭掉教職，回返曼谷老家，依然夢想重作馮婦，過那種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的家是居住在黃橋地區一條街巷里，當軋軋的三輪車把他帶到街巷巷口的時候，他愁眉雙鎖，不大願意下車，在他的意識里，覺得這條有幾十年歷史的「咖啡巷」，依然是一條污泥淤積，骯髒，滿巷竹篙子橫豎，晒衣飄蕩的景象，一些沒有改觀。使他趑趄不前，不大願意走進巷里去。

當他站在雨後泥濘的巷口的一刹那間，抬頭望見三角頭那家海記咖啡店，依然屹立在那兒，他像見到親人似的，舉手朝那家咖啡店的頭家海南佬打招呼：

「喂！海南佬！你好？」

海南佬微笑回答：「教書仙！好呀！你回來了？我近日來常常打噴嚏惦念你哩。」

「真的？」曾賢有些不相信，可是想到一年前未到內地華校執教之時，每天早晨或晚上都到海記咖啡店流連，是海南佬的長期顧客，想着就相信他的話了。

曾賢揮手表示謝意，就提着手行李走進街巷去。

當他甫進門的時候，他的父親喜伯的臉上並沒有什麼感情。他瞧見兒子那副風塵僕僕的臉相，愠然地對兒子說：

「你回來了，吃賸用存多少錢回家？守寡婦人，教書先生，比起做生意，終究沒有出息的。」

在商業化的泰華社會，父親的話頗有些道理，他想反駁父親幾句，終於閉緊嘴巴不敢開口了。

一年來在內地華校受盡校董們頤指氣使已夠吃不消。回歸老家，又受到父親的奚落，他像啞子吃黃蓮一般苦在心頭，但想起教書生活是神聖的職業，是傳播祖國文化的工作，是教育下一代人的保姆，就覺得父親所說的話不大以為然，他釋然於懷，不覺得父親所說的話為忤，而覺得父親所說的話是現實社會生活的經驗談，父親責備他也好，奚落他也好，他已下了決心，決定下學年退出教育界，重作馮婦幹那無約束的生涯——走碼頭生意。

他放妥行李，就把年來用存的錢交給父親，覺得肚子飢腸轆轆，也不向父親詢問弟弟吁隆的生活近況，就一溜烟似的跑到巷口那家海記咖啡店吃點心。

他在椅子上坐定，就大聲叫喚：

「烏涼（冰凍咖啡）一杯來！」

他雖是這麼叫着，但發現咖啡檔中海南佬沒有在那兒沖咖啡，而是換了另一個人在那兒操作，這個沖咖啡的人似曾相識，好像在什麼地方曾見過面，但一時想不起來。

這個沖咖啡的人朝他一瞧，馬上衝口而出：

「你？你不是阿賢嗎？聽說你轉業教書？不錯！教書是清高的職業，是教育兒童的保姆，你選這條教書路走，我覺得你很有前途，選得很不錯！你——」這位沖咖啡的人一面說着一面埋頭沖咖啡裝冰霜，突然他提高嗓子叫：

「阿倫，把烏涼送給教書先生。」

曾賢腦里一晃，竟憶起來了，原來這位沖咖啡的人叫趙輝，以前曾經和他結伴，川走內地各埠擺賣晨市，他經營的是紗布，曾賢賣的是成衣製品，而他因為資金短絀，費用浩大，一方面也因內地人民購買力薄弱，走不上幾個月碼頭，就把本錢「走」完，收檔歇業，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一直晤不着他的影子，不知他的下落，今天偶然碰見他，原來趙輝却匿藏在海記咖啡店沖咖啡。

曾賢頻頻搖頭，不勝唏噓，感慨立時湧上心頭，他對趙輝說：

「你換了職業？」

「不換又有什麼辦法？自從收檔之後，清算本錢，幾乎全軍盡墨，輸得精光，欠人家的貨款，也無法償還，只好學人家「腳底抽油」走路，賴債不償，在內地親戚家裡躲匿幾個月，覺得不是辦法，就央公親和債主疏通，協議賠償債主三成錢，完了債務，經過了這次打擊，我的信譽在市場上變成了一把白水，無人敢予相信了，坐吃山